

主持人语

在这里,你可以讲述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,倾诉自己不为人知的心声。每周情聊,你来诉说,我来倾听。电话:15037947647(9时至18时)

倾诉人:兰 26岁  
采访人:记者 丁立  
采访地点:某花园凉亭

1 糟蹋青春因无知

我父亲个子不足1.6米,所以他30多岁才娶了我的母亲。我母亲也是有缺陷的人,她的缺陷体现在智商上。我童年的记忆是和贫穷、无助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,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:渴望赚大钱来改变命运。

15岁那年,我不得不辍学,跟着表哥去外地打工。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没想到现实让我吃尽了苦头。工头嫌我年龄小,勉强收下我。在工地上,我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儿,拿到的工资却很少。

17岁那年,我进了一家工厂。可能是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,我的耳朵里时不时被灌进一些花边新闻:这个同事跟谁好上了,那个同事跟谁谁好上了,我对男女之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

不用说,在如花似玉的年纪,我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。在几个同事的影响下,我的思想逐渐开放起来,经常和男人们下馆子、去KTV,玩够了我们就去开房。我的身边走马灯似的换男性,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,倒觉得非常享受。

我最喜欢的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,他叫林,人长得又高又帅,有一双迷人的眼睛。一不留神,我为林怀了孕,不得不去做掉。我满心期待林能迎娶我,可他母亲听说我们的事情后,嫌我家条件不好,强烈反对他和我在一起。林没有对我作任何解释,也没有和我告别,就杳无音信了。那时,我发现,自己又有了身孕,我的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得知这件事后很伤心,她领我去做了第二次人流。

多年后,每每想起林,我心里总是憋着一口气。我总在想,如果哪一天我挣了大钱,我一定去会一会没一点担当的林和他的母亲,不为别的,就为了让他们看看我过得很好。

刚开始,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女子,在生活中一定是众星捧月的“公主”,兰一开口,却令我大跌眼镜。她说她15岁时就像农民工一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。她还说,在婚前,她曾和多个男人有过性关系。兰讲话时,给人直来直去、没心没肺的感觉。我却察觉到,在她的潜意识里隐藏着不安与无助,就连婚姻也不能给她安全感,她总担心丈夫日后会背叛她,曾经欠下的情债得还——

我为年少轻狂买单



绘图 雅琦

2 做了小三后悔

后来,我回到县城。有一段时间,我很无聊,于是就经常和同学、朋友一起去喝酒。我和勇就是在推杯换盏中认识的,勇不是什么正经人,年龄比我整整大了两轮,已有了妻子和儿女。

我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个男人发生故事呢?也许是我感觉自己赚钱太辛苦,想走一条捷径,傍一个有钱的男人吧!谁不想活得轻松一些,我的经历和阅历都有限,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,更不懂得过于随便的男女关系会产生什么恶果。勇对我很好,给我弄了一套房子,时不时塞给我一点钱。为贪图一时的享受,我便和他住到了一起。

可县城就这么大,不久,勇的媳妇就知道了我们的事情。她不知从哪里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,天天打电话来骂我,如果我把电话挂断,勇的媳妇会再次打进来。勇的闺女受她母亲的唆使,也经常打电话里羞辱我。我自知理亏,总远远地躲着她们。但有一次没躲过,勇的媳妇找上门来,扑上来撕扯我的衣服,刚好被勇撞见,他动手把他媳妇打了一顿。

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、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张素霞

本文的主人公,少年轻狂,恣意糟蹋自己的青春。别人虽然听不到、看不到她的过去,但并不代表这段历史可以一笔勾销,她现在生活得越平静,她就越担心会失去。

建议她:一是自我接纳。活在当下,珍惜和经营好现在的生活,不要总沉浸在过去的的情绪里,接纳自己的过去,原谅自己的年少无知。二是情绪转移。找个适当的时机,向叔叔、婶婶倾诉,获得家

人的理解和支持。三是珍惜拥有。人生是单行道,无论对错,已经无法回到过去,只有珍惜当下的生活,好好孝敬老人、照顾好孩子,经营好和丈夫的感情。即使将来家人知道了自己的过去,也会降低对自己的恼恨。

同时,提醒那些仍在玩感情的男女们:“伤不起!给别人平静!还自己心安!”

3 时过境迁仍心虚

洛阳是我的“再生”之地,在这里,我开始了另一种人生。

我文化程度不高,不好找工作,叔叔便安排我去上了两年学,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平静的两年时光,毕业后我找了一份工作。婶子对我特别好,像母亲一样为我做饭、洗衣服,我尝到了被呵护、被照顾的滋味。叔叔对我在老家的事情有所耳闻,怕我吃亏,反复给我灌输一些做人的道理,我开始反省自己,并为当初的无知和轻狂后悔。

在叔叔的引见下,我认识了我的老公平。据平回忆,第一次见面,他就被我的长相吸引住了。我虽然没有看中平的长相,但他能干、会挣钱,26岁就买了房、买了车,我对他有了好感。当然,恋爱和婚姻不是一回事儿,我和平婚后的生活很平淡。平也慢慢露出了真面目:懒、邋遢,让我无法忍受。但是,我真正感到危机,是在生孩子的时候。

产前检查时,医生突然问我:“你有没有做过人流?”当时,平和婆婆都在场,他俩都盯着我,目光异样,我心跳加速,死撑着说:“没有。”

叔叔曾嘱咐我,当年的荒唐事就让它烂在肚子里,千万不能说出来。在等待孩子出生的那几天,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——我不怕死在手术台上,我怕万一有什么不测,婆家人会瞧不起我。所以,在产房,当孩子一落地,当护士告诉我,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时,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,命运对我还是不薄啊!

通过这件事,我发现,其实我一直在为我的年少轻狂买单,每当平和别的女人说说笑笑时,明明我很介意,却只能装作很大度的样子抿嘴一笑,毕竟我有那么一段让我心虚的历史。每次和平一起回我娘家,我总担心自己当年的不雅往事被他知道,他会弃我而去。好几回做梦,我都梦见自己孤零零地回到老家,直到梦醒了,我还感到那种可怕的孤独。

在内心深处,我一直非常在乎家庭,不想破坏它。别的女人和丈夫吵架后可以跑回娘家,而我远离娘家,在洛阳连个说心里话的朋友都没有,吵了架我也不知去哪儿,如果我再失去和平组建的这个家,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……